

散文 佳作 林芸

筆名/林芸

個人簡介：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五年A班

曾獲高雄打狗鳳邑文學獎、中興湖文學獎、南投玉山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嘉義桃城文學獎。

馬陸血

有東西在天花板裡作祟。

整棟宿舍都睡著了，只有我的檯燈還孤單地亮著。天花板裡，斷斷續續地發出其他細碎的聲響，沙沙，沙沙。像有人正搓揉著泡泡紙。

我從厚厚的組織原文書裡抬起頭，望向頭頂。

蒼白的燈光刺痛我的眼睛，那些字母和圖片的殘影仍漂浮在半空，彷彿飛蚊症。什麼都沒有。多孔的白色天花板以無數眼睛瞪著我，我盯著天花板，試圖理解聲音來自哪裡。盯久了，突然感覺冷。

沙沙，沙沙。冰冷的感覺從腳底擴散，慢慢攀爬到膝蓋、肚腹、手臂和頸脖，最後我全身的汗毛都豎立起來了。我不懂這種古怪的感覺是怎麼來的，但我把視線移開，繼續埋首於組織學課本。一行一行，吃力地往下攀爬。

啪答。

扭曲的蟲體墜落在我的書上，剛好擋住我要閱讀的下一段。於是我被逼迫著看清楚牠。是一隻馬陸。我愣愣地望著牠，以為下一秒牠就會從假死狀態醒來，接著繼續爬行，離開我的書桌。可是十秒鐘、二十秒鐘、一分鐘、三分鐘過去，牠依然僵在那裡。

最後我終於相信，牠已經死了。

暗紅色的筒狀身體，蜷縮成螺旋。頭尾鈍圓，前端有粗短的觸角。馬陸的身體被無數個體節切割，突起的圓弧折射紅色的光線。每一個體節下，都長出一對毛樣的鮮紅色蟲腳。蟲腳密密麻麻，也許是微小的氣流，我總錯覺蟲腳在紙頁上正不斷地顫抖。

我想像牠爬行的樣子，像一條吸管刷子刮擦表面。那樣的情景讓我全身發癢，好像脖子後面也有一條馬陸在蠕動。

死掉的馬陸渾身僵硬，從天花板的某處掉落在我的課本上。我用衛生紙輕輕捏起牠。牠暗紅的身軀躺在潔白的衛生紙裡，看起來非常突兀。返回書桌，課本仍攤開在剛剛那一頁，我卻怎麼樣也念不下去了。

突然肚腹一陣痠痛，熱流汨汨滲出。

我的月經來了。

衛生棉上扭曲的血漬，也像一隻死掉的馬陸。

組織學的課本裡，有三張染成紫色的子宮內膜組織圖，代表子宮在不同時期的面貌。隨著激素的變化，子宮內膜的細胞逐漸增生，等到長到一定的厚度便維

持，最後在月經期盡數脫落。

艷麗的紫色染劑，把組織染成繁複、螺旋的圖騰。腺體和上皮細胞組合成一座活生生的迷宮，周而復始地興盛和衰敗。在書裡，子宮內膜是紫色的；但在每個生理女子的浴室裡，它是暗紅色的。

暗紅色、半固態的血，全都是碎片。每一個周期，我們都經歷一次碎裂。子宮內膜像壁癌一樣片片剝落，連帶撕扯微血管。有時候感覺燙，血流匯集成熱燙黏稠的岩漿，緩緩流出；有時卻感覺冷，痠軟的肌肉、陰鬱的情緒。內裡好像下著連綿不斷，望不見盡頭的雨。

在雨的土壤裡，一隻一隻的馬陸緩慢地探出頭來。擺動牠們千百隻的腳，窸窣沙沙地扭動著身體。匯集成一列、一群、一整片，馬陸的隊伍在雨滴裡迂迴地前進，最後抵達那片潔白、號稱不會測漏的衛生棉。

那是馬陸的墳場。

每回坐在馬桶上更換衛生棉，我總想起初經的那天。

國小六年級的運動會。我是大隊接力的最後一棒。紅土操場上，我邁開雙腳不斷地狂奔，只有一個人擋在我和終點之間。陽光刺得我眼睛幾乎睜不開，但我死死盯著那個馬尾女孩的背影。

我，要，超，越，她。

頭髮在飄，衣服啪啦啪啦作響，風狠狠割著我的臉，全身肌肉不斷不斷地哀嚎，好像著了火一樣。但我越來越接近她。最後一百公尺，每個加油的人影都面目模糊，我聽不到任何聲音，只剩下自己的心跳聲。

一公尺，半公尺，二十公分，十公分……近到她搖晃的馬尾刮擦我的臉頰，我咬緊牙關，吸了一口氣，抬腳超越了她。有一秒，我看到她漲紅的臉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

我沒有笑，終點的那一條線越來越近。我的步伐輕盈，金屬棒子好像和我的手連在一起，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。我感到輕蔑和得意。左腳、右腳、左、右、左、右。我是一道風，我將擁有冠軍……

突然，我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
馬尾女孩重重地撞上我，我們一起在跑道上翻了兩圈。金屬棒子飛了出去，眼前爆出煙火。回過神，我眼睜睜地看著後頭的人一一掠過我們，抵達終點線。馬尾女孩嗚咽地爬了起來，大聲地對我吼叫。

「對——不——一起！」

我抬起頭才發現，自己的膝蓋和大腿全都血淋淋地擦傷了，鮮紅的肉暴露在空氣裡。我們離終點線只有五公尺。

攙扶著彼此肩膀，我們走進保健室。校護阿姨夾著優碘棉塗抹傷口，她痛得嘶嘶叫。換我的時候，我悶聲不吭，任由疼痛滲入骨髓。

她不斷地向我道歉，我卻只想盯著窗外。保健室外，隔壁班的選手興奮地揮

舞獎品，爆出一陣又一陣的笑聲。我眨眨眼睛，阻止淚水滑出來。

這是最倒楣的一天。我這樣想著。

她絮絮叨叨地說，這是因為她今天月經來，所以專注力不好。她不是有意要撞我的，只是閃神。我沒有回應。

沉默地和她一起離開保健室，要抵達教室前，她拉住我。

她指著我的臀部說，妳那裡沾到優碘了。

那天，臀部的褐色汗漬不斷擴大。我一直有種正在尿尿的感覺，卻說不上的陌生。

上廁所時才發現，內褲上有一條血跡。我呆傻了兩三秒才理解，那是我的初經。

那和傷口流出來的血不一樣。傷口的血是暴力的疼痛，沒過多久便凝固；月經的血一滴一滴滑出來，肚腹裡有爛燒的痠疼。

我難過地想到，我也變成跑步會閃神的女孩了。

小六那一年，從此成為我人生裡百米快跑的最佳紀錄。此後一年比一年慢。我的臀部逐漸膨大，大腿被脂肪覆蓋，月經來的時候只想和女同學一起躲在樹蔭下，不想上體育課。

不要太常吃冰，不要沒吹乾頭髮就睡覺，老師和媽媽都這樣告誡我們。妳們長大了就知道。我們總是叛逆地甩甩頭髮，還好吧，我都照吃，又沒怎樣。

從那天起，我體驗過大大小小的經痛。

分不清楚傍晚或清晨，灰紫色的時刻裡，我總是躺在床上，每一次呼吸都覺得疼痛。總是第二天，剝落的高峰。

我不斷反省自己這個月吃過的冰淇淋、早餐店的冰紅茶、玩過的溪水，那些涼意和快樂如今都化成罪孽，反撲我。

桌上的原文書停在那一頁，被我荒廢了。

我昏昏欲睡，什麼都不想做，只想好好地流血。

癱在枕頭上，我看到牆角有一條馬陸爬行著。若說牆是世界地圖，馬陸正要橫越太平洋。愛好潔淨的我想把牠捏起來，丟掉。可是全身冒著冷汗，四肢綿軟，怎麼樣都起不來。

我只能盯著牠，擺動著刷毛一般的步足，在我的房間裡四處橫行。深紅色的身軀在潔白的牆面上非常刺眼。牠肆無忌憚的爬行對我來說是深深的嘲諷，好像牠是房間主人，無法動彈的我才是多餘的存在。

牠越爬越高，已經接近天花板。這時我才發現，天花板和牆壁的接縫還有十幾條馬陸。牠們像扭曲的虛線一樣，錯落地盤踞，緩慢地爬行向天花板。

啪答，啪答，啪答。

天花板的馬陸一隻一隻地失去重心，掉落下來。落在書桌、地板、櫃子上，彷彿大雨前的大顆雨滴。床的正上方，有一隻更為巨大艷紅的馬陸，我無助地望著牠爬動著。

不要落下，不要落下。我在心裡哀求。

啪答。

牠準確地落在我的床舖上。

一卷一卷的衛生棉，揉捏成團的衛生紙堆在一起，我已經搞不清楚哪些裡頭是血，哪些包著馬陸屍體。天黑之前我終於逼迫自己爬了起來，收拾捲曲僵硬的馬陸。

關上浴室門，沖澡。細長的暗紅血塊隨著水流奔向排水孔，也像一隻馬陸。怎麼到處都是馬路。我在落下的熱水裡，盯著自己的軀體發呆。

會不會我的體內，其實也住著一隻巨大的母馬陸。自小六那年開始，每個月一次孤雌生殖。

當牠生產時，都會在我的子宮裡劇烈掙扎，令我痛苦無比。經歷每一次的生產，母馬陸都更衰老一點。

我想像母馬陸奮力扭動的樣子，突然沒有那麼憎惡這些蟲了。

總有一天，牠也會乾枯地死掉吧？像那些墜落的同伴，最後蜷縮成螺旋。

不再疼痛的那一天，我也不再年輕了。